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陳霞仙

霞仙姓陳，名雯，平湖良家女也。幼失怙恃，育於舅家。舅固小康，且為邑中名士，所往來者多文人學士，覓句聯吟，留連詩酒，視為常事。女至六七齡，亦入塾讀書。授以字義，時有妙解。誦唐詩，瑯瑯上口。舅固無所出，愛若掌珠。女少即慧美，善伺人意旨。客來，以少小無所避。客有所作，時解與之聽，頗有領會。私告其姊曰：「文則吾不敢知；若五七言句，亦易與耳。舅如開詩社，願亦預一席，任教元白才人，亦當壓倒。」姊笑曰：「汝甫知四聲，略哦七字，便出此大言，不怕人笑倒耶？」轉述之於舅。舅頗奇其言，曰：「既欲入社，當有佳詩，豈容汝作曳白土子耶？」女即於妝台畔取一小冊示舅，曰：「此即甥女朝夕所閒吟者也。未知可登詞壇，讓執一幟否？」舅視其題簽曰《懺碧吟》，中有詠寒月云：「登樓人遠霜千里，倚檻天高笛一聲。」寒鐘云：「霜警客船千里夢，風清旅邸五更心。」寒燈云：「窗外光寒殘雪積，夜闌人去落花涼。」寒鬢云：「簾底風尖欲墮馬，鏡中霜冷壓修蛾。」散句如「積陰似作水雲響，落葉疑聞風雨聲。」均有思致。舅曰：「幼年僅許齡，而落筆便爾如此，真我家不櫛進士也。嗣後社中當屈一座矣。」女於針黹組繡，初不經意，而所制精細，勝人百倍，咸謂女慧自天生，不假人力。詩文之外，又旁涉風鑿子平等書，精思妙悟，迥出尋常，與人略言休咎，百無一爽。以是人多奇之，遠近求婚者踵至，矧婉詢之女，女不可。舅以女年尚稚，托辭卻之。

一日，女作詞二闕，繕寫正竟，忽為風吹至南鄰，乃顧氏別墅也，頗有池石亭台之勝。顧生冰，於春秋佳日，讀書其中。生素耳女能詩，曾囑賣花媼竊其詩稿，得之大喜，以為蘇蕙、左芬亦不過如是耳，娶妻若此，亦復何憾。時新喪偶，隱有下玉鏡台意。繼聞連印諸家聘，未敢輕舉，特賄賣花媼常揄揚其家世品望於舅矧之前而已。舅矧以其為續弦，不甚注意。是日，生正在環碧亭邊巡欄閒步，忽睹一絳箋從天飛下。拾視之，其上並不署名，然簪花字格，娟妙異常，知出深閨手筆。

其一調寄《點絳脣》，云：

非病非癡，閉門鎮日無情緒。晝長如許，簾外瀟瀟雨。拚不相思，又聽相思語。愁無據，夜來好夢，化作漫天絮。

其二調寄《憶蘿月》，云：

相逢無語，去也添愁緒。卻怪夢魂攔不住，夜夜枕邊來去。秋期曾約新涼，銀河咫尺相望。又是一番風雨，不知幾度思量。

生吟哦久之，如獲珠璧，疑為隔鄰陳女所作，而語氣又稍不類。正躊躇間，見一雛鬟穿徑踏莎而至，四顧瞻望，若有所覓。瞥睹生，頗形瑟縮。後見生手中所持，遽前向生索取，曰：「何處不尋到，不意乃入君手耶？」生問之曰：「汝從何處來？此箋是誰所遺？明告我，當可畀汝。」婢曰：「我主姚姓，即君之北鄰。我家姑子姓陳，名霞仙。箋上之字，乃其所寫，頃被風吹入君家，故遺余來覓耳。幸即還我，毋致我家姑子聒絮。」生指亭外圓石磴，曰：「汝但坐此。余入即出，當遂還汝。」生入亭，良久，將紅箋折角付婢。雛鬟匆匆遽返，以箋呈女。女接觀之，則一箋忽為兩紙，一即已詞，詞是而字非，蓋生為之代書而留其真跡矣。一生所作也，亦繫詞二闕，一調寄《喝火令》，云：

濃綠遮簾軟，飛紅撲座香。背人兀自費思量。記得淡黃裙子幅幅繡鴛鴦。

玉笛憐歌短，銀河怨路長。小姑居處是江鄉，記得門前，一樹碧垂楊；記得碧垂楊外，一帶短花牆。

其二調寄《台城路》，云：

黃昏寂靜文窗閉，春風暗吹花氣。獸炭茶溫，鴨爐香燼，怎奈夜長滋味。新愁又起。歎缺月重圓，幾時有此。碧漢銀牆，都在夢痕裡。

佳人天末有幾？恨明河咫尺，誰送雙鯉。貌到能憐，才還相妒，不愧文章知己。書生有例。總好事多磨，深情旖旎。金屋誰家，一燈先報喜。

女反覆閱之，默無一言，不慍，亦不喜，將紙擱於研底。起往東軒，臨窗刺繡。

時近重陽，籬角黃花，爛熳開矣。女家蒔菊數畦，尤多異種。中有墨菊，推為奇品。園丁自以栽灌畢生，從未覩此，爰購古磁盆貯之，借供清玩，凡得盆，盡置齋中。女舅特設盛筵，招同人作賞菊會，顧亦在列。女舅曰：「今日之集，實為僅事。對此名花，不可無佳作。詩如不成，自有金穀舊例在。」諸人咸曰：「善。」俱各擊箋濡墨，仰首思維。須臾，顧詩先就，諸人亦陸續呈閱。眾加評泊，當以顧為擅場。頃之，閨中一紙飛出，諸客傳觀，皆嘖嘖歎羨，曰：「驪珠為彼所獨探矣，吾輩所得誠鱗爪之不如。顧作雖佳，當讓一籌。」客散，女私告姊曰：「兒於屏角竊觀諸人風度舉止，似皆不如顧子，誠可謂鶴集雞樹，駿空馬群者矣。惟嫌清而不腴，文而不質，恐非功名中人。然兒自相口畔痕深，額間色黯，尚有寒齏三百甕未曾消受，與彼正相等耳。」姊會其意，諷賣花媼達意於生。生欣然出望外，亟遣冰人關說，婚議遂定。

擇吉行親迎禮，一時儀幣之隆，驕從之盛，炫耀閭里。生家本素封，而以女故，百物具備。有劇盜偵知之，謀乘夜劫其家。於時賀客盈門，群悉女美而才，咸欲一覘女貌以為榮。紅巾既揭，儀態萬方，正如柳細迎風，荷嬌含露，皆曰：「新郎豔福不淺哉，何而得此神仙中人！」更闌燭，賓朋盡去，掩扉入睡。忽聞簷際一瓦墜地，鏗然作響。女袖占一課，曰：「殆矣！」密謂伴媼曰：「今夕當必有警，戒諸人勿眠。」令於中庭及堂移几椅，縱橫相間，先以箸排列部位方向，又畫紙作圖，囑隨嫁婢紫鶯指示滅獲，按法佈置。既畢，命具繩索，明燭嚴妝，環坐以待，設有警，但靜觀勿懼，自有制之之法。諸人弗解其意，俱笑不信。部署甫竟，陡聽門外人聲鼎沸，似以馬策搗門。女傳語勿啟，並戒勿妄動。未幾，已斬關入矣，則見群盜數人，操北音，皆持刀械，形狀猙獰，亂次爭先或由中庭，或竟登堂。但一人几椅中，疾趨狂奔，曲踴距躍，往來尋丈之間，俱不得出。久之，力盡氣促，或僕或蹲。紫鶯導諸人入內，一一縛之，撤去几椅，則已曙色在窗。報於官，悉置之。人始服女之神。生問女：「此用何術？」女曰：「非術也，即武侯八陣圖法。但世人不得其真傳耳。」逾數日，有來報者，生布屋數椽在李熱鬧處，是夕鄰居失火，救之將滅，忽反風燃及生屋，焚其半。女聞之，歎曰：「定數不可逃也。」

生與女相得甚歡。每逢月夕花晨，輒淪茗煮酒，互相酬唱，殊不以進取為意。曰：「人生如白駒過隙，得佳婦，猶與名花相對，春秋佳日，安可令其空過哉？」顧生自娶女後，收租多逋亡，行賈多折閱，輒事事不如意，而生怡然自得也，曰：「俗財易得，美妻難求。然則逆境不過身外，而順境自在心中。況才而賢如卿者哉！」女患不育，生行年四，猶無子嗣。女力勸之納室，生終不應，曰：「百歲歡娛，能有幾何，豈可使他人間之哉？」一日，生赴友人之招，約日必返。逮歸，阻石尤風，將逾一月。入室，見女與一娃對弈，丰韻娉婷，神情媚，更出女上。見生，急避去。生疑為鄰家碧玉。及夕登牀，燈忽驟滅。暗中摸索，微覺有異。呼婢媼，亦無應者。倦甚，遽入睡鄉，明晨乃知非女。笑謂女曰：「胡再不謀？」女亦笑曰：「此風姨之作合也。老奴又生到哉！」